

瞻廬小說集



十家說粹

全書十冊
價洋二元五

獨鶴小說集

全書一冊
價洋三角

禹鐘小說集

全書一冊
價洋三角

紅蕉小說集

全書一冊
價洋三角

海鳴小說集

全書一冊
價洋三角

瞻廬小說集

全書一冊
價洋三角

叔鸞小說集

全書一冊
價洋三角

卓呆小說集

全書一冊
價洋三角

西神小說集

全書一冊
價洋三角

舍我小說集

全書一冊
價洋三角

枕綠小說集

全書一冊
價洋三角

中華民國十三年六月初版

瞻廬小說集 (全一冊)

【每部價洋三角】

(凡購酌加郵費謹啟)

版權所有 ◆ 不准翻印

著者

程

瞻

廬

印刷者

世

界

書

局

發行者

世

界

書

局

印刷所

世

界

書

局

總發行所

世

界

書

局

分發行所

北京 奉天 廣州 太原
武昌 漢口 長沙 烟台

世

界

書

局

上海 湖北 西 虬 江 路

上海 四馬路 紅屋

本集著者程瞻廬君傳

趙荅狂

程君瞻廬。名文棧。吳縣人。髫歲時。厭棄帖括。喜誦古文辭。弱冠游庠。未幾廢八股。改策論。君每應書院試。輒前列。年二十四。入蘇省高等學校。屢試第一。遂拔充該校中文學長。畢業後。屢執教鞭。任期最久者。爲吳中景海女學校。中文教務長。維時君兼數校教科。每週刪改之中文課卷。疊案可尺許。君以爲苦。幡然曰。人生貴自適。吾奈何疲精神於刪字改句間耶。立辭各校教務。專以著述自娛。校長挽留。諸生至有涕泣以尼其行者。君不爲動也。自脫離教育生涯。君之著述。乃日以富。君雅不欲以小說成名。仍肆力於古文詞。過君齋。頭插架中。多名人專集。君日對一編。丹黃不去手。幾忘其爲小說家。惟其時。攤紙疾書。纏纏如貫珠。日晷移寸許。而屬稿已盈幅矣。憚鐵樵君主

任小說月報時。不輕贊許。獨心折君所著之孝女蔡蕙彈詞。謂爲不朽之作。君所著之長短篇小說。散見於各報各雜誌者。不勝枚舉。其刊有單行冊子者。同心梔一卷。孝女蔡蕙傳一卷。明月珠一卷。哀梨記一卷。藕絲緣兩卷。茶寮小史上下各一卷。新舊家庭正續各兩卷。均商務印書館單行本。鴛鴦小印一券。中華書局單行本。原諒一卷。世界書局單行本。

瞻廬小說集目次

女詩人的馬桶·····	一
老鴛式的丈母·····	一〇
熱心·····	二〇
七夕之家庭特刊·····	三五
但求化作女兒身·····	四七
眼睛器量·····	五六
透視眼·····	六五
瞞了魚雁·····	八七

瞻廬小說集



女詩人的馬桶

看書的未看文字先看題目似這般的標題似乎筆端刻薄極了專把詩人挖苦未免言之過甚……慢來慢來諸位這般責備小子卻老大的不服氣須得委託毛錐子大律師辯護幾句宋朝歐陽修算得一代文豪他做的文章卻在廁上起那腹稿這是在歸田錄(書名)上自己說的廁上做得文章馬桶上面豈不可以做詩這算得一個鐵證明朝陳眉公也是當時一位詩豪眉公的馬桶有特別的式樣傳到如今那眉公馬桶四個字兀自稱道弗衰這也算得一個鐵證本篇說的女詩人的馬桶不妨便喚做眉婆馬桶

眉公姓陳。這位女詩人也。姓陳眉公。是詩翁。這位女詩人。是詩婆。眉婆。馬桶。四個字。在名詞上。也可成立。然而喚做了眉婆。馬桶。只怕人家聽了。易起誤會。認做是媒婆。馬桶。只道媒婆。在那裏坐。馬桶。那便離題萬里了。話既表明。言歸正傳。可是還有一句話。須得聲明。在先。小子做這篇小說時。卻不是在馬桶上面起稿。諸位休要誤會了啊。

這位女詩人。端的是誰。他是韓秀才的女兒。陳竹坡的妻房。阿大。阿二。阿三。阿四。阿五的母親。

韓秀才。單生這一個女兒。愛如拱璧。只恨生平骯髒。一寒徹骨。沒有甚麼可以傳給女兒。他捧着肚皮說道。我窮的是有貝之財。無貝之財。却不窮結結實實的裝滿了一肚皮。可以傾筐倒篋的傳給我女兒。因此上女兒幼時。秀才便把吟詩作對充做日常的功課。月兒怎麼樣的如鏡。又如鉤。花兒怎麼

樣的如錦又如繡。春風怎麼樣的飄飄然吹動楊柳。秋雨怎麼樣的瀟瀟然滴上梧桐。要算是循循善誘教誨不倦直到女兒將嫁的時代果然吟哦幾句五言七言詩琅琅可聽不愧秀才的女兒。提起筆來寫幾行簪花小楷也還楚楚可觀。可是女兒的妙手除却拈弄柔毫以外甚麼事都不會做。要他梳頭他不會執梳。要他烹飪他不會握鏟。要他縫紉他不會抽針穿線。秀才因此上不敢把女兒許配儒素人家。免得井臼親操受盡無量苦痛。卻把他嫁給一個小小的富戶陳竹坡。臨嫁的當兒還把自己做的幾本詩稿子充做女兒的奩贈。

陳竹坡是個商界中人。文學上的智識是有很多的。偏偏遇着這位咬文嚼字的夫人。鎮日價仰着臉兒負着手兒。踏着八字步兒。嚶嚶嚶嚶研究那月兒怎麼樣。花兒怎麼樣。春風吹楊柳是怎麼樣。秋月滴梧桐是怎麼樣。

竹坡和他商量些家政支配錢財出入的事。女詩人便說竹坡身無雅骨胸有俗腸。專把這些汨沒性靈的事打斷人家的吟興。因此夫婦倆的志趣絕對不同。可是志趣相反感情卻還融洽。因這感情融洽的結果十年之中卻生了五個兒女。阿大阿二都是女。阿三阿四阿五都是男。

虧得竹坡是個小小的財主。手段也還闊綽。娶了這位吟風弄月的夫人。進門知道他不善當家。便多雇幾個僕婦了環供他使用。梳頭娘姨。針線娘姨。咧燒茶煮飯的老媽子。咧奔走打雜的小丫頭。咧足足有四五個人。常川在旁邊聽候使喚。後來添一個小孩。便添僱一個乳媽。家裏的僕婦了環益發多了。竹坡肩上的擔負益發重了。這位女詩人除卻開口吃飯上牀睡覺臨盆產兒三大事外。其餘的工夫一概都用在吟風弄月上。面任憑僕婦口角小孩打架。他都付之不聞不見。只是握着一枝羊毫筆。聳起着兩個吟肩。

嘴裏。嚶。嚶。嚶。噯。噯。噯。學着那蚊子。蒼蠅的聲調。僕婦們見他不痴不癲的模樣。暗暗好笑。橫豎他好歹都不問信。落得暗地裏百般偷懶。不犯把這俏眉眼。做給瞎子看。還有黑心的僕婦。乘着他不攢眉苦吟的當兒。便在上房裏偷摸摸。金珠首飾。竊去了不少。他却絲毫沒有覺察。後來吃竹坡查破了。追究失物。卻不知在何時失去。家裏的僕婦丫環。時有更換。也不知是誰幹的勾當。竹坡鬧了一場。也歸徒然。這位女詩人。卻不動聲色。只做了幾首七律詩。題目喚做「篋中金釵珠花不翼而飛有感而作」。這詩題的代價。可不小咧。

女詩人的詩興很濃。命運卻是不濟。陳姓本是一份好好的。人家自從他進了門。竹坡在商業上面。連遭失敗。起初還可勉強支持。後來丁口越添越多。家產越減越少。似這般的家計。竟有些支撐不住。只得從節省上設法。把家

裏的傭婦丫環逐漸減少只留着一個燒茶煮飯的老媽子一個奔走打雜的小丫頭又向他夫人面前百般懇求叫他暫時拋撇着吟興騰出工夫來主持家政那便苦了這位女詩人了頭髮沒人梳只得胡亂挽一個將就髻遠看像個老鴉窠近看像個亂柴把針線沒人做小孩身上由他們拖一片挂一塊竹坡沒奈何只得翦了布正吩咐裁縫去做這五個小兒大的不滿十歲小的只有兩歲鎮日價大哭小喊鵝喧鴨鬧沒有了乳媽照管便都來和他母親纏繞女詩人正在拈柔毫拂花箋的當兒寫一句春風吹動柳絲絲才寫得一個春字驀地裏八條小腕把女詩人圍在該心阿大阿二猴在他身上勾住了頸項阿大道一句媽媽給我餅餅錢阿二道一句媽媽給我果子吃阿三阿四抱住他的膝腿阿三道阿四罵我不要阿四道阿三打我我也不要阿五不會行走坐在竹車裏只是扯攔着嘴哭個無休無歇任

憑女詩人怎樣鎮定。畢竟也亂了方寸。罵一聲冤家的呀。和你媽媽鬧甚麼呀。都是有了你們一輩小冤家。累你媽媽的詩都做不成呀。說到這裏不禁又起了甚麼身世之感。微微的吟道。有限光陰彈指去。無窮煩惱上心來。女詩人受這一輩小兒的藉惱打斷了多少吟興。除卻坐馬桶的當兒。再也沒有做詩的機會……諸位須知舊社會婦女坐馬桶的本領。實在非同小可。咧世間富有坐性的人。掄指算來。只有三種。一是坐蒲團的。和尚。二是坐板櫈的。先生。三是坐馬桶的。婦女。這三種人都是生就一種特別的坐癖。不坐便罷。坐了時便無休無歇。蒲團上的和尚。板櫈上的先生。都和這篇小說沒甚關係。不過拉來湊個熱鬧罷了。單說馬桶上的婦女。恰也分着三種。一種是不識字的。婦女坐在馬桶上。沒甚消遣。不過借此休息打個盹兒罷了。往往有打盹打得忒起勁。連人帶馬一齊跌倒在地。的二種是略通文理的。

婦女他們雖不會吟風弄月。可是幾本彈詞小說也還看得明白。坐在馬桶上。沒甚消遣。便把彈詞小說來解悶。往往『天雨花』看了一本。又接看第二本。竟不想從馬桶上站將起來。三種是性諧吟詠的。婦女坐在馬桶上。沒甚消遣。便把自己的錦囊佳句。細細的推敲起來。吟成一字穩。拈斷幾根髭。他們沒有吟髭。可拈。却只在馬桶上搜腸索肚。要是語不驚人。便不肯輕罷。這個馬桶前三種的婦女。都和這篇小說沒甚關係。不過拉來湊個熱鬧罷了。後一種的婦女。便是書中提起的女詩人。

這天女詩人上馬桶的時候。恰是上午八點三十五分。二十七秒。直到十點零五分三十八秒。他兀自大馬金刀般的坐着。不肯離着這個馬桶。他今天正待做一首感懷詩。坐在馬桶上。覓那對仗。覺得這麼作對也不工。那麼作對也不好。手執着一張草叢……哈哈。不是草叢。却是一張草紙。草叢是做

詩用的草紙是上馬桶用的編書的一時筆誤却把草紙寫做了草藁一字之誤大有出入不得不聲明更正……不知不覺的在馬桶上坐了一個半小時在這當兒老媽子在後面淘米淨菜小丫頭上街買東西去了五個小兒沒人照管鬧得天翻地覆哭聲兒一片的響亮

阿大阿二爲着一言不合彼此互扭起來推推搡搡兩不相下却把坐車裏的阿五碰倒在地阿五哇的哭起來了阿大阿二不把阿五扶起反而你怪着我我怪着你鬧到後來阿大阿二都哭了阿三手弄剪刀碰破了指頭也在那裏號哭阿四拍蝴蝶沒有拍着轉在階上絆跌了一交跌破了鼻子挂着一嘴的血益發哭個不歇那時竹坡恰從外面進來見家裏鬧得這般模樣怎不心頭惱怒便道你媽媽到那裏去了孩子恁般吵鬧怎不出來喝止女詩人在馬桶上答道我早想出來喝止只是不能站起你快快授給我一

張草紙……原來方才的一張草紙當那女詩人構思的當兒不知不覺的把來一小片一小片的撕破比及兒童哭得沸翻揚天女詩人待要起身手頭却沒有了草紙因此央懇他丈夫代爲傳遞一下子。

事後夫婦倆爻占脫輻大鬧了一場女詩人的意思是恨着遇人不淑自己有了這般才調做丈夫的便該格外體恤使他享些清閑之福不該把這複雜的家事糾纏他的身子竹坡的意思是恨着不得內助娶了這咬文嚼字的妻子百事不管把家庭糟到這般田地委實令人懊惱夫婦倆各有片面的理由畢竟誰的理長誰的理短哈哈清官難斷家務事小子又不是官管甚麼誰的理長誰的理短不妨就此結束了罷。



老鴿式的丈母

王老太六十多歲的年紀了。頭髮和洋灰鼠一般。顏色皮膚上起着浪紋般的皺痕。可是他的兩頰卻煊染得和海棠果一般紅。他喝了酒麼他是涓滴不飲的。喝甚麼酒他搽了胭脂麼目下的風氣年輕女郎都不搽胭脂。沒的雞皮鶴髮的老嫗反而搽起胭脂來。左不是右不是。他的兩頰因甚煊染得這般紅。原來不爲着別事。單單爲着他的心愛女婿。今天要上門來望丈母丈二長的荳芽菜還要老嫩麼。女婿上門累他做老丈母的臊得面紅。這也不是人情以內的事。王老太這番面紅不是爲着害臊。他知道女婿今天上門把他忙得夠了他一得了消息。隔夜便先忙起壯雞肥鴨紅燒的清燉的一般般的預備起來。足足的忙了半夜方才歸寢。今天聽得鄰雞喔喔的啼聲。他一骨碌翻身離牀草草的梳洗完畢。便提着籃兒上街去買東西。甚麼魚兒肉兒以及一切零碎食品。滿滿的買了一籃。回到家裏分咐媳婦切的。

切洗的洗煎熬的煎熬爆炒的爆炒他又忽然燒火忽然執鏟忽然做上竈忽然充下竈廚房裏熱氣上騰竈門裏火光不絕因此把王老太的兩片面皮煊染得和海棠果一般紅

王老太是個慳吝人物這兩天購買東西着實破費些錢鈔左右鄰舍都道這愛錢似命的婆子卻肯爲了女壻分上做這大大的東道可見他愛女壻的心比着愛錢還切其實卻是老大的不然他除是對銀錢用着充分的愛情其他無論親爺親娘親兒親女都沒有絲毫的愛情那女壻更不消說了他的女壻是個商界中人物近來正交着紅運投機事業上面很是發達從來糲多湯膩女壻發了財女兒的起居食用當然稱心遂意女兒名喚阿招雖然嫁了個賺錢的丈夫依舊不脫小家子的習慣平日對於丈夫別的不忙忙的便是開花帳敲竹槓掉鎗花穿扇面千方百計把丈夫的銀錢騙